



一情則同喜觸於心則幽明物我不約而皆喜喜之情怒同

怒怒有七情怒之怒觸於心則幽明物我不約而皆怒怒之情亦

也判而為慘舒休戚愛憎哀樂之情變文好有慘必有舒

其情亦不同也別而為盈虛予奪是非損益之理虛有盈必有

必有等自是必有非有損有散而為禍福利害安危死生之變禍

必有福有利必有有害有安必有彼動則此應彼發則此知以

皆發明幽明物我未嘗有間也無幽明物我之昔之仁人所

以視民如傷者孟子曰文王豈以其真之不可欺鬼神昭

昭之不可犯哉昭謂天地言仁人非為天地也幽明物我通

為一體漸以不見其有可傷之地也皆不可傷光可殺人

祭鬼既傷於民亦傷於身物我同既傷於身復傷於神明

故噫知此者其知仁之方乎孟子言是乃仁特也仁之方

術然可以指類而通之也不仁則不覺不覺則不

合物鬼神自為鬼神幽明不合而有人與神之間焉於

神之托畏物我不合而有人與已之間焉於是有教人遂以

為苟便於身何取乎媚神視幽明苟媚於神何恤乎害人視

自間以妄傳妄不識以偽傳偽其弊至於殺人祭鬼然後浮

誣怪誕之說興然後君高悽愴之妖作妖作之幸然後陰詭

側僻之祀起祭陰昏然後豐塗剝剔之亂生肆戕殺如宋襄

楚靈季平子之事二事並見蓋有戎狄禽獸之所不忍為者

殺人之甚非天獨賦以酷矣很逆之性也人所為善而三私

尸深已於有間畏神甚明有視幽論惑其心至此極也則暴

暴之原而淵之乎生下文意天下之理有通有塞通則無

塞則有

間其通邪此下說理八荒之外謂之四極幽明物我不見其間通故孰味

吾仁無間其塞邪此下說理雖汲汲以愛人利物為念魚愚

人誰無然毫芒之差藩籬限焉與此身之不相發於其心仁

以害於其事見於有焉發於其事不害於其政施於有政

民有不得其死者矣不特用以殺鬼一念之毒流金鏤石

至烈一念之馳奔走靈之至速雖未嘗以兵殺人實以

心殺人論人之無非雖未嘗用人以祭社之神實用人以祭心

之神也時之無非雖未嘗用人以祭社之神實用人以祭心

靈平則一也通者仁之門也偏則元間故寒者暴之門也夜

是故欲仁者不于其仁于其通由其通由其

不于其暴于其寒其暴矣其寒矣其通矣其暴矣其寒矣其通矣

宋人國曹

曹公十九年宋人國曹詩不服也子魚言於宋

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少之車三旬而不降德修數

以也人若之何盡始內肖德乎無開而後動

而後收日文之功牙義公鳳王肖之遲能而欲塞效

而不能止其代曹之師也

天下之情不見其速收利之速未有見其速者也如在已耕

利由運亦不也浴焉而食糧焉而食糧焉而食糧焉而食糧焉

焉而縑焉而織焉而織焉而織焉而織焉而織焉而織焉而織焉而織

蚕者皆以為固然如此不聞厭其遲也不見它人得之耕焉而

種田而後種粟種焉而耘種焉而耘種焉而耘種焉而耘種焉而耘種焉而耘

而春種之秋而歷一歲而後得粟尤凡農者皆以為固然如此不聞厭其遲也粟之速故也身脩而後家齊大享之道

知誠意正心皆所以脩其身脩其身所以正其家也家齊而後國治正其家所以國治

而後天下平平天下也一階一祀豈可妄躐哉自脩身至

紉然由三代以前三代以前不見亦未聞有厭其遲者也紉

以與固然見倚市門者得帛於一笑之頃為得帛者則回

視蚕婦數月之勞不勝其遲矣始見有得帛者見坐賈區者

得粟於一日之間折而得粟者則回視農夫終歲之勞不勝

其遲矣始見農人之得功利之說與自國伯者出尚變詐

之風起而務變詐棄本徇末徇末競收富強之效於

立談之餘富國強兵反顧王道豈不甚遲而可厭哉正猶也

帛之易者始厭耕是宜子魚舉文之事子魚宋而終不能

止宋襄之師也見儒者之論曰此下言儒者之論而

高農而粟而治不以農而得

如得不以農而得不以身而得雖得利如倚市門坐賈如不

正何儒者之不以此道嗚呼論所以不行小人之情惟利是

嗜既衣其帛何恤乎不蚕之名飽既食其粟何

恤乎不農之名但欲得功

蓋反其本矣論天下之所以有僥倖而得帛者以蚕

婦除為之織也門者天下之所以有僥倖而得粟

者以農夫除為之耕也區者如使天下盡厭耕織

取粟帛人皆不耕皆將凍於家而餓於塗矣亦聖人之

遺澤三綱五常之猶未亡者陰有以扶持之也如農夫陰為

其源以終以事日暮之利之欲速則大經大法常之類五
珍滅無遺天下人之類滅久矣如人及東雖有欲速之
心何所用哉以乃其所恃以生者也後世共詆薄以為遲
者則不肖者不能獨立者以生無智者則愚者不能
獨存者以生彼其相戕相賊亂之禍歲消月鑠人之死
類而戴髮含齒之屬也終不可盡者人之類不滅
意其中必有所恃也所恃者果專在於聖
人乎曰否舍自餘不尺之意若有以持之不然則所持者
誠矣

隨叛楚

卷之十一

信公二十九年隨以漢東諸侯叛楚二闢穀於藜
師帥伐隨取成而曰隨之見代不量力也重
力而動其過矣善
敗由己而由人乎武
其因假使量力自保豈能禁楚之吞豈是量力一
語反所以陳
天下之力也

君子憂我之弱而不憂敵之強憂我之弱則能憂我之愚
而不憂敵之智之智之愚則能智思之字者強之對
也我弱而我苟不弱則天下無強矣助之者愚之對也
我愚而我苟不愚則天下無智術之愚後之為國者正與
後我終歲憂敵之強而未嘗一日憂我之弱所以終終歲
相反終憂敵之智而未嘗一日憂我之愚所以終終歲
憂敵之智而未嘗一日憂我之愚所以終終歲
其移憂敵之心而自憂甚則誰敢侮之哉能自憂則不
誰敢侮之以隨之陋而鄰於楚隨弱而楚強以隨之君臣

而與楚成子文抗子文楚令尹姓聞名於楚其強弱愚智

判然矣愚前強弱四字隨非惟不知自憂自憂字亦乃不自量其

力括出左氏怒臂當輶非子云蟬蜋怒以蹈禍敗而見伐左

氏以不量力譏之允矣允信也先取其言曰引左氏所載隨

之見伐不量力也不自量其力不量力而動使能量其其過

鮮矣亦有過善敗由己善治其國與自敗而由人乎哉不可

它人矣左氏之意明其意以謂楚雖強暴終不敢無故加

兵於隨隨不叛楚使隨自知力不如楚自量其力其處退怯不

與則禍何由至哉伐之禍伐隨者楚也召楚者隨也伐隨金

隨自是隨之敗由己而不由人也非楚以敗隨也見伐者雖

在人伐隨金無致伐之端者顧不在我牙於隨也發於左

之意下以初嗚呼信如是說果如左乃所謂因人而不由己

亦之十

也反左氏異楚而不敢先動者固出於隨矣隨金自量其所

以制隨而使之不動者非楚乎受楚所制而不動是其不

動者名由於我而實由於人也隨金名為人不動其有宗廟

有社稷有民人有此三者而寄存亡之命於他國有國不能

命於人命於人惴惴自保惟幸不見侵幸人因之陋矣深

之說漢陽諸姬姬周姓也漢水之楚實盡之楚悉吞彼豈皆

先犯楚者哉彼諸姬之國豈皆以先犯楚隨雖量力自守使

識如左氏恪遵信約守盟約而強場有費隨之必境楚之執

事治事豈其顧盟是必先敗盟然則隨雖自守不能禁楚之

吞噬非量力所存亡之權固由楚而不由隨也發及由人不

左氏能誦善敗由己之言而止耳又就此語孰知善敗由己

之理乎左氏能誦此言天下之事未有不由己者咸其自取

善者已也唯廣左氏善極其善則為堯舜禹湯者亦已也由已之說

亦由於已君亦由無道之敗者已也由已之說極其敗則為桀紂幽厲者

亦已也君亦由無道之前無禦者已不自為善欲聖則聖聖謂堯

後無挽者已不自能挽欲狂則狂狂謂桀隨侯果知此理聖謂堯

則位天地位吾身之天地育萬物育吾身之萬物無不

由已此孝問之極功聖神之况區區之楚何足畏說楚金強

豈弱且愚又向畏焉左氏謂畏楚為量力承上文畏字又敗不知適所

以墮人之力也切墮也規古人之所謂量力者古人亦有量力

不同蓋有說矣在下養而未充也力而未充為而未成也吾

困之事修而未備也備吾國之於是量力而未敢輕動焉是以

一二者量力而未動非謂不所憂固在於已而不在於人也

者憂在我之弱與而己養已充為已成修已備然有餘

有所不動動無敵矣無二敵於也所以自保為量力此乃

之說則人將自安於弱而終於弱矣豈非自安於愚而終於

愚矣豈復能智者。隨天下之力者非量力之論歟左

使力之說以其有復有為也

宋公楚人戰于泓

傳公二十年宋襄公欲合諸侯城文仲聞之日

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辭窮。二十一年宋人為

國爭盟禍也秋諸侯會宋公于孟子魚曰濇其在此

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二十二年宋公伐鄭子

魚曰濇謂濇在此矣秋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及楚

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

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

又以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

傷於泓

王意謂宋襄公之愚尚不能料目前之事况能知帝王之兵乎論者謂宋襄公以帝王之兵取敗豈不偶哉

由涿鹿而至牧野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更數十戰繼帝王之兵由六經而至諸子六經易詩書禮樂春秋論帝王之效非不明謂繼而說非不

詳也謂數及宋襄公為泓之役而以帝王之兵自許謂不重傷不禽一毛

不阻隘不或不成列反至喪敗宋無故而後世指其一戰

之失盡疑帝王之兵為不可信後世指宋襄公之兵果哉說之

遽也謂後世論宋襄公於宋豈不知宋之弱君深知宋之弱

矣迫於楚豈不知楚之強強與楚為鄰今乃不量宋之力不自量其強

量其強強與楚為鄰偃然自為盟主自為伯主欲盈強楚之君於會盟

之盟屈致楚子子其愚而不能料事一矣宋襄公自視信義與

威之霸宋襄公目所接也宋襄公自視信義與

威孰愈愈勝也言信義壤地與齊威孰愈兵甲與

齊威孰愈兵甲不如齊威齊威九合諸侯齊威九合諸侯終不能屈致

楚子中問召陵之盟楚子使而宋襄公驟欲致之孟之見執

其愚而不能料事二矣尚敢稱兵與楚爭鄭夏

公以伐宋幾不免虎口僅而繼釋會于清曾未閱時

遽忘前日之辱楚其愚而不能料事三矣宋襄尚不能知尚不能料

皆匹夫匹婦之所共曉以上三事宋襄尚不能知尚不能料

况所謂帝王之兵制遠在千百年之外其得於傳聞斷編遺簡

未必全文若滅若沒若存若亡是豈宋襄之所能知乎

智若尚不能知觀其料今事之踈且不能料即可驗其談

古道之謬甚有力量真宋襄之斷察也雖未交鋒之前

古道之謬甚有力量真宋襄之斷察也雖未交鋒之前

古道之謬甚有力量真宋襄之斷察也雖未交鋒之前

古道之謬甚有力量真宋襄之斷察也雖未交鋒之前

夫史戰固知其必敗也期可前知說者乃以宋襄之敗為古

道之累謂帝王之兵是猶見贖者之誤評官角贖音也官音

宋襄之兵遂欲并廢大樂襄以喻諸君曰宋豈不過甚矣哉其

甚矣或者又謂宋襄無帝王之德而欲效帝王之兵又生一

所以致敗謂無德亦非也此一論未是使帝王之世人皆服其德

則固不待於用兵矣此論甚當德不能服命帝王之世皆服其德

者是以有兵故不免則兵者生於人之所不服也或謂被既

不服矣豨縱豕突豨野性也以亦何所不至如蚩尤我乃

欲從容揖遜以待之如宋襄不重傷適遺之禽耳未有不

者吾恐帝王之兵不如是之拙也以不取宋襄之古之誓師

者謂帝王之兵曰登城乃讎讎謂殺戮也曰取彼凶殘凶殘

是以弗擊釋弗許克苟推鋒而與之爭一日之命推鋒按戰

所寬者惟弗近克奔而已此句出收誓謂敵人奔而歸

被則後必胡為而縱之哉豈如宋襄所謂不是縱降者帝

王之兵弗許克也縱敵者宋襄之兵也未况濟而弗擊未成列

亦不過嗚呼之斷公羊宋襄何足以知文王若子魚乃真知文

王者也子魚名目宋之也子魚諫宋襄之伐曹曰見信公文

王聞崇德亂而伐之崇國名言昔者崇軍二旬而不降謂之

日而崇退修教而復伐之文王復伐之因壘而降壘音

增兵而崇其言董然而不傷董然退然而不伐然不復

妙得文王之本心子魚前日之言至於泓之戰其諫宋襄之

也

與其畧曰就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豈之不亦可
屬乎強及胡若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傷未及死如何勿重
若其重傷則如勿傷發揚激烈奮起勁悍言以直驟與前日
愛其二毛則如服焉各發揚激烈奮起勁悍言以直驟與前日
與前日伐曹之若與文王不相似之事亦異與變推移
不主故常變易不膠於一此真學文王者也明隨時變易以
之道何嘗也知子魚之善學文王則知宋襄之不善學文王矣
此意極佳政如孔子所謂善季柳下惠者无如魯男子子深得
季胎獲骨之法又不特下論而公羊之說自屈尤見筆力之高

魯饑而不害

公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雉文仲曰
非早備也備穀郭賤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
雁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
兼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飢而不害
左氏意謂旱在天備在人非天而二之也
味不知天者人之不能外旱固天也滅文仲所以諫
公所以從人非所以修天也
天者人之所不能外也一論其意也
論天者何其小邪

俗之口月星辰之運則付之天此晉象災祥妖孽之變則付
見之天此禍福豐歉疫癘之數則付之天此氣候之天豐穀熟
也若是者皆非人之所能為三者非人力所能容其力也吾知崇吾德修吾
政而已崇德修政世俗以為天也彼蒼二者吾烏知之哉謂人
天自入故以湯之時而天旱輒有吐天與湯未嘗相參也湯
論如此當得早當是時天亂而湯治亂如故以秦之暴而天稔
而早而秦后子介吾答曰天與秦未嘗相參也當得
而年穀熟天贊之也天與秦未嘗相參也當得
而常是時天治而秦亂細細收天自旱之天湯自養之湯
天自稔之天秦自暴之天與人易嘗相損邪世俗之論謂
不用自世俗之說行天入始離而天不食矣上意魯信遇旱
而欲焚巫雉不效也秦人魯人也魯公以巫之其陋已甚
公之見類從文仲之說也魯公以巫之其陋已甚
公之見類從文仲之說也魯公以巫之其陋已甚

天旱不能為言詳考左氏所載災荒出俗之見也左氏未

大而不左氏之意左氏之意必謂早在大備在人妖自以泉枯石燥

去煮金流此舉之人固無如天何夫之不備不備脩城節費脩城

天亦無如人何天亦無如人何果如是說則所見者不過獲物之天耳

知天或向或背知天或向或背抑不知天夫無時時意人或順或違天有順

天或向或背天或向或背抑不知天夫無時時意人或順或違天有順

天或向或背天或向或背抑不知天夫無時時意人或順或違天有順

天或向或背天或向或背抑不知天夫無時時意人或順或違天有順

天或向或背天或向或背抑不知天夫無時時意人或順或違天有順

天或向或背天或向或背抑不知天夫無時時意人或順或違天有順

天或向或背天或向或背抑不知天夫無時時意人或順或違天有順

天或向或背天或向或背抑不知天夫無時時意人或順或違天有順

天或向或背天或向或背抑不知天夫無時時意人或順或違天有順

天或向或背天或向或背抑不知天夫無時時意人或順或違天有順

天或向或背天或向或背抑不知天夫無時時意人或順或違天有順

天或向或背天或向或背抑不知天夫無時時意人或順或違天有順

天或向或背天或向或背抑不知天夫無時時意人或順或違天有順

天或向或背天或向或背抑不知天夫無時時意人或順或違天有順

天或向或背天或向或背抑不知天夫無時時意人或順或違天有順

天或向或背天或向或背抑不知天夫無時時意人或順或違天有順

天或向或背天或向或背抑不知天夫無時時意人或順或違天有順

天或向或背天或向或背抑不知天夫無時時意人或順或違天有順

天或向或背天或向或背抑不知天夫無時時意人或順或違天有順

天或向或背天或向或背抑不知天夫無時時意人或順或違天有順

自向而退自向而退人言之發即天理之發也文仲之諫人

心之悔即天意之悔也情公之悔人事之脩即大道之脩也

厄非大厄非大無動非大而反謂無預於天責左氏可不為大息

邪邪善觀天者觀其精善觀天者觀其精不善觀天者觀其形觀天成

王之方疑周公王之方疑周公於引事於引事謹言周公將不利於孺子成王疑焉其天

固嘗敬也固嘗敬也感於流言之天及雷電以風雷電以風未獲天未獲天成王

肅然祇懼肅然祇懼而天變與召公太公共啓金縢之書先足周公為

至是與二公落而翻之始信周公之勤勞王執書以位曰昔

中知非是成王曾中之天已回於執書以泣之時矣此說

而必待大雨反風未則盡起此應然後知天意之回邪

也也此善觀天者觀天回也時天雨反風而知天意者周人之

也也此善觀天者觀天回也時天雨反風而知天意者周人之

然以先王之德乃若所謂婦人女子者成容其視先王之道
果何物邪文勢指蓋嘗觀詩之變風自其國風至國風往
往多出於婦人女子之手本題成風是女子故綠衣莊姜之
詩也邶國風無衣衛莊姜傷泉水衛女之詩也同上泉水衛
柏舟共姜之詩也邶國風柏舟共姜自誓也載馳許穆夫人
之詩也同上載馳許穆夫人之作其辭忠厚雅馴詩而四憂而
不傷詩辭之憂思者易勁而不怒辭之勁直者易至於怒而
諷然文武周公之遺澤在焉是孰開之而孰誘之邪
吾是以知文武周公之化以化固有默行乎禮教風俗政治
之外者矣一篇主意在此又不然則婦人女子豈告語之所
可及防範之所可率哉字令不可以告語法制不可成周之
澤至於使婦人女子不能忘周禮周禮意則文武周公之用

功深矣用功於教是豈一朝一夕之故哉發明成風請救須
句音勅成風成風其國也特以親昵而發然其言曰崇明祀崇
蓋人情之常不足深道道言也為親請然其言曰崇明祀崇
明德之祀指保小寡保存寡小也周禮也此二者周禮蠻夷蠻夷
夏夏蠻夷蠻夷指和也周禍也成風以一女子而造
次發言不捨周室禮曰周禮非文武周公之遺化應前替中
其心非告語及陰致其意非防範詎能至是乎足見聖遠
矣周澤之長也地吾嘗紬繹成風周禮之說自此已下
如仲孫湫閔公元年齊仲孫湫曰韓宣子韓宣子
春秋曰周禮知之者代不乏人知禮為周禮者至周禍之
盡在曾矣知知之者代不乏人知禮為周禮者至周禍之
說至於以廢夷備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諸侯皆不能
知無人道知之者成風一人而已成平王之東周平王

之亂東降於列國其詩為王國風異政殊俗國自為政各私

其私元便干大曰天禍晉國者成公十二年晉侯使昌相繼

秦如晉人自言也晉之言其為未聞在晉而言周禍也晉不自言

之禍謂曰天禍鄭國者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鄭人自言也

自言其為未聞在鄭而言周禍也知為周之禍成風請救須

句必以邾既滅須句勢將逼魯也通近實魯之禍他人言之庶

幾動僖公之聽謂也今乃置魯而言周禍謂曰周禍何邪

以成風之意則有在矣為成風解通天下皆周也周為天子

有魯非魯之魯乃周之魯也須句非須句之須句乃周之須

句也發得十邾為不道翦滅周之須句謂侯相滅則為周之

魯者安得不被髮纓冠而亟救之邾魯大孟子周救須句說論下

人聞救之之金神髮嗚呼轉為文武周公既沒數百年聖人

而一女子之所見猶非周也謂侯之不能及成風使能言

吾是以知周之所以盛以目又周公晉秦秦以降數十

國尚多合諸侯之所見反出一女子之下况人能指吾是

以知周之所以衰以見文武周公君子蓋為之歎且焉意味

秦晉遷陸渾之戎出列傳公二十二年初王之王之東也辛有適伊州

見被髮而祭野若曰不及百此其戎呼其祀先

亡矣秋秦晉皆亡陸渾之戎于伊州

百年之前可謂知幾矣然當以野祭之時其地

物之相召者捷於風雨言其捷地夷而人華者公劉之始

幽也修后撥之業以厚其民故曰夷而人華以華召華

以召中國之道不旋踵而有文武之興王公劉積至文王

感召中國之道不旋踵而有文武之興王以有天下此

華之地華而人夷者晉帝之納款也五世晉高祖不納款

與夷丹約為父子契丹立敬德為皇帝及崩出帝位大臣請奉表稱臣告哀於契丹出帝位大臣怒

帝納款謂求援也契丹出帝位大臣怒以夷召夷丹是夷使中國而納款於夷不

旋踵而有耶律之俘虜契丹出帝位大臣怒物物相召未嘗不以其類也物物相召未嘗不以其類也

伊洛二水各其地伊洛二水各其地正在天萬國莫先焉正在天萬國莫先焉天地之所

合也天地之所於此說氣四時之所交也於此說氣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風雨之所會也

夷狄夷狄自天地之中而不知其幾千百等自天地之中而不知其幾千百等政使風

俗曠壤俗曠壤何至家論於戎狄乎何至家論於戎狄乎戎狄也此駁問辛

有一見彼髮之祭有一見彼髮之祭戎狄也此駁問辛戎狄也此駁問辛果不出其

日不及百年而秦車之遷陸渾日不及百年而秦車之遷陸渾此年二國共陸渾果不出其

所料自辛未年所料自辛未年抑有由矣抑有由矣其說曠百世而

相通者心也相通者心也時有又近時有又近跨百里而相合者氣也跨百里而相合者氣也

洛之民雖居聖明文物之地洛之民雖居聖明文物之地物聲然被髮野

祭地祭地而意之所向已在於太荒絕漠之外矣而意之所向已在於太荒絕漠之外矣

不為陸渾之遷哉不為陸渾之遷哉感召如此感召如此既為澤潤既為澤潤下涼水自歸期

而自氣而自氣既為夷俗既為夷俗戎狄自至戎狄自至至期戎狄之辛有所

以能預期於百年之前者以能預期於百年之前者非有他術也非有他術也以物類相感以物類相感聞田隙

地散在九州者尚多也地散在九州者尚多也可以穀賦賦賦秦晉必徙於此而不之

他焉他焉秦晉不徙陸渾秦晉不徙陸渾亦必居於此而不之他焉亦必居於此而不之他焉

自相感召自相感召其意默而趨之其意默而趨之非難推潛而驅之非難推潛而驅之蓋有不

能自己者矣自然之謂也是故秦晉非能徙不得不徙陸渾非

能君不得不君義明自意義在此而不在彼義在秦晉而不在

便在我無召戎之具彼胡為而來哉聲義謂嗚呼幸有可

謂知幾矣見其先然其言曰不及百年此其然乎語極其善

吾以為猶未盡也物必拘百善惡無定位欲善則善欲惡則惡

定名召華則華一淪禮義論變應時戎狄昔以周禮為中國

一變即彼被髮野祭之際固已為戎矣以非戎矣豈待百年

而始為戎乎詳前始陸渾未遷之前我狄其心者也惟

之為我陸渾既遷之後戎狄其形者也此伊川之始居也

人徒以秦晉之遷陸渾為亂華之始見如不知伊洛之為

戎父矣被髮野祭之豈待氈毳其服後謂戎之為

居狄天也室也戎侏離其語後謂戎之為

而後謂之戎也十九年北海之濱漢武使匈奴匈奴欲

居北海上使匈奴來嘗改蘇武之漢也武雖居戎狄之地

所變彼承乾未離唐宮而已突厥矣唐太宗立承乾為太子

習音李胡推髻剪髮為弄衣又好突厥言反所服天

鬼類胡者被以羊裘辨髮設穹廬自居承乾身作可汗云天

之可大者莫大於心之夷狄應前而要荒之夷狄次之

子圍逃歸其形要荒二服戎

廉氏曰古子歸乎對曰子晉太子圍為質於秦將逃歸

從子而歸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

謀於塗者不若謀於鄰鄰人之情親謀於鄰者不若謀於家

家人之持也非遠過而近智也論上二句意鄰於家

鄰於鄰人也論上二句意鄰於家

昔之烈女不幸而愛不可兩全之地謂偶道大變而去固有不

殺身以致吾義者美寧可為夫以殺其况子圍之事未至於

不可兩全邪儲可兩全也其說在下使嬴氏當子圍之謀歸

易辭以對此下代為嬴氏曰子掩恤於秦者非他也言以

變也所以合秦晉之交也故管子以信今不忍數年之

不燕不樂也而蔑棄敝邑也故管子自秦也言子圍

之秦晉寡君有社稷之事寡君自林秦也言子圍

服役謙力告夫之也謂穆公以使賤妾侍中

侍中謙言穆公不妾將復於寡君公以故介是寡君不得事

子也謙言穆公不妾將復於寡君公以故介是寡君不得事

左之言深得嬴氏苟能為此言以使嬴氏果能則子圍憚嬴氏

之告忠嬴氏實公以必不敢與逃遁之謀嬴氏嬴氏

之勢持其父為必不至為子圍之害重目而不得國必畏

伯顏既氏之愛愛其女必不入重耳之策言自殺其女背

問顧不兩全乎穆公嬴氏得全其為父子子圍嬴氏嗚呼

氏果知出此果能如此則可以成父之志女可以解夫之

禍免圍可以盡婦之道於忠可以全已之節不貽辱可以續

惠公廢絕之祀子圍不死則可以解秦伯戎狄之譏殺亂人

之為狄自殺之戰始也一舉而數利得如前所云使嬴氏

少致思焉則何憚而不出於此也嬴氏思之苟生於情之踈

之清上文思字說夫掃情之踈生於義之薄夫婦之義不

則無豐殖又取薄字說論不雲薄則無甘霖作雨鐘薄則無

震大聲不作味薄則無珍膳美未有薄其誠於先而厚其謀

於後者也誅心論然則贏氏之不能謀豈在於子圍逃秦之時哉斷其平時精義之薄有素

魯果邾不設備

魯公二十二年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甲設備而禦之載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既備而不可持也蜂蟻有毒而况國乎非門

主意信公為至所移上視大國則畏下視小國則驕以驕心而待邾故不設備而取敗也

大勝小大敵必強勝弱勝強勝多勝多者必兵家之定

論也論魯與邾未接戰之前人皆意魯之必勝矣魯公而兵多邾弱而慎公卑邾也邾無備不設備

卒以取敗反為邾知是魯無魯而邾有邾也邾無備是魯無魯而邾有邾也邾無備

是邾有邾以有對無無魯勝安得不在邾敗安得不

在魯乎必敗不設備

善作文者愈出愈詳五彛論信公之為善作納言擊焉善作

傳元作公子友敗魯師受葛盧之朝來朝介國名葛盧其

之整然軒然然自高自勉於眾人之上言其是亦一信公也

也此時信公奔走於葵丘之會九年齊威公盟周章於踐土

之盟晉文公盟諸侯于踐土八年惴然眇然惴然自恐自處於

眾人之下言其是亦一信公也此時信公彼一信公耳信公

昨勇今怯竹朝盛夕衰何其多變而無特操邪操

其若使之然也此句一意信公所居者魯皆此介言則為大國

以魯而臨介言以大則自大視細心不期驕而驕其驕也以

魯而望齊晉望以則自細視大心不期畏而畏其畏也既見

大國之可尊於大國必見小國之可忽於小國必斯其所以

尚生所忽而忽之為小而召魚門之辱與所以召升陸之敗耶

文仲之諫忠矣題注本惜其能箴信公之病為謂察者

而不知信公受病之原也受病之原在移信公受病之原安在

此意使信公易地而居齊晉設使居齊晉之大國則將變畏為驕

是以知尊大國者非信公也魯也魯小於齊晉故能使忽小

國者非信公也亦魯也魯公大於介公故能使信公不以已為

已不隨已而變而魯為已每為魯所移故大於魯者吾亦

大之尊之故小於魯者吾亦小之之豈非為居之所移

乎公病原首者舜自側微而登至尊相此事極佳側微也

木石不能使之愚石在側微時木石不能使之愚鹿豕不能使之野鹿豕

而耕稼不能使之榮郭耕田而陶漁不能使之學

陶何煥漁雷澤而不可煥為煥衿衣鼓琴不能使之逸及其為天子也彼衿

牛羊倉廩不能使之奢百官牛羊倉廩蓋居為舜所移而舜

未嘗為居所移也收照王意噫當信公之時有能誦舜之事

以起信公之病就其病原庶其有瘳乎信公為居所

成得臣卻鞅子

田成得臣公二十三年楚成得臣帥師伐陳遂取焦夷

城頃而還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

者與有哉宣公十七年晉侯使卻克徵會于齊人

頃公推婦人使觀之卻克登婦人笑於房故子怒出

而善曰所不此根无能涉何故子至請伐齊武子

將老使卻子逞其志庶有餘乎乃若而卻鞅子為政

急意人之忿怒无涯國之權位有限先王以權位為

多而不可滿者慾也子文不當謙銳而不可極者慾也武子

拒卻蔽子之忿。治慾之法有窒而無開，此治之亦然。治忿
 之法有懲而無肆，治平之忿亦如此。治人治物，或者曰：飢止於食，
 渴止於飲，後不得飲而慾者得求則止，猶食而慾者得報
 則止，猶火而慾者得薪則止，此治慾之法也。夫薪者火之資也，秋
 滅之，薪救火，祇益其熾也。火得薪而益，夫薪者火之資也，秋
 不熱，權位者忿慾之資也。則不得逞，假其資而望其止，天
 下寧有是哉？謂權位可以忿慾也先王專權位以示天下，尊種權
 房心以嚴萬世之巨防也。如權位而防慾，何人而無慾，何人
 而無心？忿慾人所不能無也忿慾之興，局於無權無位而不得展，曠
 推位去，是將行而駐手，將舉而礙，無權位故如此有谿壑貪婪之慾，
 如此，無權位故如此勢劫炮燔之忿，如此，忿慾過莫不限於權位之巨防
 而止，則不得行，止則回，不得行必復反回則自趨於善矣。復反則愈
慾借釋而

歸本性，天下之馳騁於忿慾而不知反也。起先王固未嘗
 與之爭也，必不勝嚴善權位之巨防，在使忿慾者窘於無
 歸，無所歸見之，兄雖吾不使之趨於善而後自不得不趨於善，此初
 善也。然則權位者，真先王閉忿慾之巨防也。歟！以惜乎
 先王以是為忿慾之防，職止於後世，乃以是為忿慾之資，
 萬與子文推武子何其反也。止楚成得臣有功於陳，規
 之意資子文推武子何其反也。止楚成得臣有功於陳，規
 子文推令尹之位，以塞其慾，此楚以權位為慾之
 官各子文自為此，晉卻克既辱於齊，殺梁傅曰季孫行父禿
 曹公推以勝子玉，晉卻克既辱於齊晉卻克既辱於齊，殺梁傅曰季孫行父禿
 者使跛者御，跛者使跛者御，者使跛者御者使跛者御，者使跛者御
 聞於客，不范武子被卻克以政使逞其忿，此是以權位
 而去御者，不范武子被卻克以政使逞其忿，此是以權位
 武子請老而遷於，不范武子被卻克以政使逞其忿，此是以權位
 武子請老而遷於，不范武子被卻克以政使逞其忿，此是以權位

百年之社稷亦豈一二臣逞憾之具歟斷武子楚非置兩令

尹也楚國之幸而一成得臣有功耳此下發明令尹

人者並立大功此下發明令尹

晉之行人見辱者多矣此下發明令尹

韓起羊舌肸之見挫於楚此下發明令尹

子不穀之見辱也此下發明令尹

受辱則晉師亦將東馳此下發明令尹

焉諸臣復甚矣此下發明令尹

之意適以張其忿此下發明令尹

之忿勝不止此下發明令尹

戰于鞏齊師敗績此下發明令尹

致賂齊侯此下發明令尹

之位而盛此下發明令尹

其資而成其惡乎此下發明令尹

足以酬功此下發明令尹

國家此下發明令尹

賞薄而此下發明令尹

邪能安靖此下發明令尹

斯言一出此下發明令尹

小人待天下此下發明令尹

小人待天下此下發明令尹

小人待天下此下發明令尹

小人待天下此下發明令尹

小人待天下此下發明令尹

卷之十一

之立大功人君或懼其不靖反加害戮後世因此而多矣是功者身之賊也功則其身也以是位而名是功賞有功之臣不問能否不問其人之賢愚使播其惡於民不仁而在高位是功者位之賊也如朝廷之臣而功而茲謀始出於口而不疑不賞之地臣亦疑其君之而功而茲謀始出於口而不謙是功者國之賊也如此則國家之害也一有大功則為身之不幸位之不幸國之不幸總上三語孰敢以功業自奮邪是子語繼後人之詩曰詩人雅誰生厲階言當防是何人至今為梗至今為害而不已乎後世因立功而蹈上文所未三梗不幸者多矣未必非子文一語發之也故引此詩

精選東萊先生博議句解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精選東萊先生博議句解卷之十一

晉懷公殺狐突

而不至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兼各委質式乃辟也今臣之名在重耳有殺之卜偃曰民不見德而難教是聞其向後之有當具安祭此今寧祭而難困事如彼居晉國者以政人也懷公不能以而殺人以逞其可乎

明於觀人非觀人是暗於觀己則難自此天下之公患也謂公患

人皆坐此意見秋毫之末者不能自見其睫毛季秋而細小

細也自舉子鈞之重者不能自舉其身見秋毫之末者不能

喻觀人之易見其睫其矣己之難觀也結上文人皆知以己

觀己之難生上下而不知以人觀己之易公不能以重耳觀己

至理所在可以心遇而不可以力求起語其有理趣

簡全之書不呻吟調誦讀其越宿已有遺忘

而心亦得至於塗歌里詠由之類偶入吾耳

而不發有終身記之天下之理固取於求而真於遇也

佳賦感也此釋可以心遇而不可以力求之理有觸於吾心

意深篇辭簡以誦諸經至歌里詠以喻詩也

字之明遇無意而相遭無約而相會理與心自然相遇

生之動雖吾不能以語人故也况可以力求之應起

求雖有見非其正矣非真日用飲食之間無非至理由身

知不唯吾道而求之力求之不可則隨得隨失

亦入於鑿以害道曾不知是理交發於吾前而吾自不

遇相與是非不用力之罪乃用力之罪也以力求

言者皆知不用力之害不足而自苦而不知用力之害多其

苟知力之不足恃盡其力能如此而至於無所用力之地

則幾矣則廢幾真有所得也太能如此者

孔子曰有能一日風其力於仁矣乎

蓋不以用力為非也孟子曰智譬則也聖德固力也

聖之力夷惠伊尹可以能而智之焉

能也盡其力而至於帝三王之

儀文孔子之場伏羲始立八卦

序卦雜卦是為十翼禮之儀章禮記三百篇

之節奏樂書今不復傳也春秋之變孔子因魯史而修春秋

皆所以形天下之理也形字下

人不以理視經而以經視經下

疏鑿之變多而天下無全經矣孔子以訓誥之辭也

有憂焉要天下泥觀天壤之間也鳥鳴於春虫鳴於秋

云以鳥鳴春以雷鳴夏而匹夫匹婦懼悲勞佚喜怒哀樂
 以虫鳴秋以風鳴冬而匹夫匹婦懼悲勞佚喜怒哀樂
 變情之動於天機也夫鳥之自鳴張子厚謂野鳴謂其自不能
 已而自泄其鳴於詩詠歌詠之間所以詩作於是釋然喜曰喜
 相呼愛字天理之未鑿者賴有此存然於自然也是固匹夫匹
 婦宵中之全經也全經相應無遠取而列諸書易禮樂春秋
 之固并數而謂之六經前說五經六經之義大訓五經不此
 是謂臣之辭與堯舜禹湯文武之治言大訓六經不此
 聖天子之辭與堯舜禹湯文武之治言大訓六經不此
 大經耳並列而無所輕重五經並傳聖人之意經之意將舉
 匹夫匹婦宵中之全經以收天下破裂不全之經此兩段意
 義緊密五經寫義抗詞詩使學者知所謂詩者本發乎閭
 巷草野之間之辭非可格以義例而苟以訓詁也義列謂
 非釋以其出於人心一吟一詠可以觀前聖之機回
 之自然故不假如此

天虛徐容與自不至理自遇不待人求而片言有味而五經
 皆水釋矣則五經之理皆自然如香水之消釋矣是聖人
 欲以詩之平易而救五經之支離也平易謂破裂不全孰知
 後世反以五經之支離而變詩之平易乎此句包結尾意謂
 詩而破蓋嘗觀春秋之賦詩入不詩因於事舉賦詩不遷事
 以就詩不就詩占人之事以事寓於詩意於詩不遷詩以就事不
 以就詩意傳於肯繁毫釐之中君子養生生常備于為文惠
 見和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至牛也當是之時臣以神遇
 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即批大卻尊大窺因
 其用其技經皆察之跡異於牝牡元黃之外列子說符篇有
 未嘗而使人執乎九方臯若請見
 之穆公使東馬三月而反報自得其矣穆公曰何馬也對曰
 此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曰子所使求
 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不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曰是乃
 也斷章取義春秋之賦詩若賦章句取其意義以寓一
 也斷章取義春秋之賦詩若賦章句取其意義以寓一

之相與得天可以神遇而不可以言求應建語區區陋儒之

義列訓詁至是皆敗訓詁可以一掃而除矣春秋之時善用

詩者蓋如此探取火于秦反以五經之支离而變詩之平易

雜於漢漢儒雜以專手詩令行於世田之以識緯漢五經皆有緯書亂之以五

際前漢翼奉傳詩有五際法引詩內傳狹之以專門專門之

各守其黃鍾之長九寸十分為寸豈復有詩詩分宵中之全經

黃鍾之長九寸十分為寸豈復有詩豈復有詩詩分宵中之全經

詩可也噫安得春秋賦詩之說語之支离之弊

衛禮至為銘

國不可得也我諸昆弟位焉乃往得仕二十五年俸

非以銘諸器而詳以銘何姓其惡大左

物莫壽於金石而二物堅言於千載之上而傳於千載之下者

皆託金石以不朽金石者言於千載之上而傳於千載之下者

也石有時而泐工言勸也其銘言於言於千載之上而傳於千載之下者

不可恃一得其託不泐不泐視古今如日暮者果何物乎

者果為向曰君子之論是也天下不見湯之盤

之盤今已不存而能誦日新之銘者託於大孝也大孝

之善則存而天下不見周之量量

量今已不存而能誦文思之銘者託於周官也周禮

反不如託於大孝之堅盤有存大孝銘託於周量者反不

如託於周官之固量有存君子之論其可恃豈金石

比邪可持字應前善託於君子之論固不朽轉入本題盤

設惡託於君子之論亦不朽左氏所載禮至衛禮至行險僥

倖謂兄弟謀於人而取之國而後殺國子恬不知恥不知大惡

反勒其功於銘以章示後世見本人皆以禮至之惡因金

石而遺臭萬年也常人之論如此晉曰溫曰丈夫夫抑不知禮

至之惡雖因金石而傳器而傳不因金石而遠銘之於

能自今而求禮至之所銘者左傳但載其銘鼎邪鐘邪於鼎

或銘數邪禮器也制邪制邪於鼎而已滅已沒化

為飛塵湯為大虛無絲髮之存夫禮至所銘而已滅已沒化

不存則銘不存器所以銘不存則惡不存惡所以銘孔聖之

惡播在人口方出之下初不隨物而朽器所以銘吾是以知

禮至之所以遺臭者非金石也之非因君子之論也

卷之二十七

左氏之書傳之而不朽也使幸而不為左氏所載則銘亡而惡亦亡矣

豈至於今日猶為人詆訶而不已邪詆訶非見辱於市

人譬如為市越宿而已忘人君子所以筆誅口伐於筆門

萬世而不泯以其善愈久君子所以筆誅口伐於筆門

之罪論而老姦巨猾心喪膽落者如孔子竹春故恃此

權也以筆誅之遇伯樂者為駘之不幸伯樂遇之

遇匠石者擗擗之不幸匠石遇左氏者禮至

之不幸禮至是幸衛國之嘲哂朝哂也

左氏一字之辱也朝哂禮至之辱辱雖他人

代之汗顏此類其書深刻之時明書後殺國子之

未必不

顧君子之紀錄也功在人以爲惡至禮二以考以辱爲榮其無

愧而不知恥用並蓋不足多責禮至之比較禮至

之後用兵者反覆阻詐皆以禮計大學皆禮至之比如禮至

人不時其人自矜其功身如禮至而作史者亦從而容美頌

嘆之以誇示來世左氏以禮至爲惡而譏之其美風俗

之日薄也賦人賦不古春秋之時有一禮至僅有一人

固已指爲異物怪人以其爲特書之以爲笑端左氏直書其惡

一孰知後世爲禮至者將千百而未已耶豈知後世無禮至

又孰知後世執筆而記之者亦禮至之徒邪豈知後世無禮至

事其心善甚矣風俗之日薄也重言之以寓感

周與晉陽樊温原攢茅之田

傳公二十二年晉侯朝于周章禮命之宥請遂

卷之二十八

此古之陽樊温原攢茅之田晉侯原原命三日之

原不降命去之謀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

曰信國之室也民之所在也得原失信何以成之

三舍而原降晉侯賜茅於寺人勃題對曰甘諸

以毒食從從使使而

非故使使使使

謂形勢猶身也德猶氣也未有身不存而

氣無身理也此篇論論精當

言周秦之強弱者必歸之形勢周衰由形勢之強其說蓋始

於婁敬婁敬後高敬之言曰周公營城周昔周公營

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此意謂後世

非德薄之無德形勢弱也由周不能制

有山河四塞以為固此所謂天府以其實勢如登天
之險此論周秦之形勢者皆宗於敬主下文乃影發之言謂吾
止此論周秦之形勢者皆宗於敬後世論者以敬之言為
獨謂敬所見者特平王之周耳後世論者以敬之言為
武成康之周哉此受諸侯朝會復歸于豐未嘗居洛邑也敬
之所謂秦乃文武成康之周也見敬說文武成康之世岐豐
乃周之都其地正如敬所謂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者亦指
論蓋皆同之形勢當是時安得有所謂秦邪秦稱西成之
地迨至平王東遷東遷之亂輕捐岐豐之地以封秦武成
康之都卑遂成秦之強始強是秦非能自強也得周之形
勢而強也亦論秦得周之形勢以無道行之其勢而猶足
以雄視諸侯遂為諸侯并吞天下而自天阻况文武成康嗣况
明君本之於盛德有德則身以形勢其孰能禦

之邪此所以為是天下形勢之強者莫周若也周亦有德同
敬何所見而遽以弱各周邪敬論周之形勢既
諺如云其論周之德益謬云後云形勢與德夫豈一物邪者
而存形勢猶身也德猶氣也无身則氣散人未有恃氣之充
而置身於易死之地者亦未有恃德之盛而首國於易亡之
地者必有德以守其形勢必有形勢以用其德王者之與其
德必有以先天下之形勢亦必有以先天下二者皆文武成
康之德天下莫如也此德之歧周豐鎬之形勢天下亦莫如
也此形勢之隆其德而殺其形勢如敬所
之道邪王者豈特德之盛而陋矣哉敬之論也以上皆責
是論也非特敬為然此下責責王雖周之子孫莫不皆然
敬如敬晉文公既定子帶之難子帶不皆然

下請隧以自寵蓋道以勢王者之禮也襄王弗許謂
載衰王否咄曰我父若能於王室於請用禮也襄王弗許謂
自頭庸耶余一人其疏辟於於商十向年之有言若由是雖
姓也大地其未可改也者不然曰王章也襄王否言此禮未
有代德晉未有德可而有二王今與禮用隊亦叔父之所惡
也天子稱同姓常與之陽樊温原攢茅之田襄王与晉文自
也侯曰伯父和父與之陽樊温原攢茅之田襄王与晉文自
也此禮二也原三襄王之意以謂吾周之為周存德而不在形
勢襄王所見正與章文物之制國家所子孫當世守之不可
一豪假人勝之不詳請至於區區土壤不必惜吾何愛而以犯
強國之怒邪齊晉四國不知隧固王章也此下責襄王千
里之畿甸亦王章也亦是王章與章襄王惜禮文不以與晉
鄆謂自謂能守王章抑不知割地自削則畿甸之
王章既不全矣王章之地日削日微惜其一而墮其一一墮晉

卷之十二

情也與人烏在其能守王章邪口是守禮文之形勢猶
身也德猶氣也應前披其肩背斷其手足喻我下割地与白
謂能守氣者守自謂所吾不信也支休發而氣出嗚呼謝論
愈親周自平王指岐豐以封秦起既失周之半矣紀平王
地以破裂不全之周競自保守地猶恐難立能立則豈
容復有所侵削邪豈容奈何子孫猶不知惜深責周今
日割虎牢界鄭莊公二十一年東王与鄭東明日割酒泉界
魏其年王醜守文武境土歲賸月耗長至襄王之時襄
之子鄰於亡矣地於又頻捐數邑於晉以賂晉文時弃
糧於陳蔡之間糧已矣而又奔其揮金於原曾之室
壁如原曾參之室果何以堪乎明周之堙替至此鞞
已其矣而又不吝博金果何以堪乎明周之堙替至此鞞
晉文之不也見之者皆為之恨惻惻謂晉文

乃忍於此時多取其地以自肥受肥而不肥亦猶奪糴於陳蔡之間又穰奪之而授金於原曾之室又穰奪之而其亦不仁甚矣賈
上晉喻意深責晉文意晉文獨非周之南裔邪始封之君唐
子成王也坐視宗國之危楚地危而不能附益不能為周反從
而漁奪之又因諸國之地是而可忍孰不可忍此尚忍為乎
議者反胥胥然論其伐原之信是乎本疑注又左傳曰於問守
之非見本題注仲子厚守原謂原公受原於王謹其
承天子立伯功命命諸侯不官謀何其捨本而求末也左氏
及媒近以系王命命諸侯不官謀何其捨本而求末也左氏
能示信抑文其命諸侯不官謀何其捨本而求末也左氏
仲叔子奚有功於衛成公二年仲叔子奚之功於衛成公二年
實之繁纓夫子以為不如多與之色夫子曰尚也不交多與
繁纓也繁纓者馬也也三若皆若侯之禮也音交繁纓于反

卷之二十二

假墜之於繁纓不亦大乎假墜天子之禮比襄王重墜而輕
邑適合夫子之訓正與孔子之言適相符合夫子是則襄王亦是襄
責也襄王非則夫子亦非可責乎豈必居一於此矣設此一論
曰不類本不相以仲叔于奚內臣也是臣一雖多與之邑猶
衛地也以衛地與衛人晉文公外臣也是在外朝受圖而夕
設版矣以周地與晉人是割地與諸侯之國彼晉人若朝是
不同以此知衛邑之譜藉而夕已設設難本誰本解東萊只數句
斷了其手去又朝受圖而夕設版亦足
斷化了左傳句去所以享者貴乎讀書也

精選東萊先生博議句解卷之十二

卷之三



